皇明留臺奏議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五

兵防類

杜狡夷以安中土疏　張翀 正德年任

頃者日本國差來進　貢使人宗設等與後到一起宋素卿等在於浙江寧波府地方互執詐僞相與讎殺因而横肆抄掠戕殺官民一時巡察備禦等官坐視恬然任其逸去節該鎮守太監梁瑤巡按監察御史歐珠陳德鳴先後報到臣等聞之相顧驚愕竊惟外夷入　貢我　國家著有常法其來也接之以禮其叛也示之以威其所以自爲備固不以逆順爲之踈虞也日本國僻在東海舊號倭奴自漢魏之際已

通　中國俗尚貪狠頗知用兵唐攻百濟白江口之
戰大受挫衂以有日本爲之强援也在勝國時許其
互市艨艟數十戈矛充斥時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
所欲燔爇城郭大肆侵軼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
兵十餘萬死于海島還者僅三十人蠢茲裔夷恃其
窟穴之幽凶狡之性往往出没海洋窺伺中土得間
則張其戎器以刼殺爲事不得間則陳其方物以
朝貢爲辭刼殺則利民財　朝貢則利　國賜間有
得不得而利無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我

太祖高皇帝洞燭其奸乃洪武七年及十四年兩却
其　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等寺居住仍著之
祖訓曰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謀爲不軌故絶
之夫當開國之初四夷賓服雖西北大虜皆遠去邊
徼稽顙　闕廷顧玆小醜時犯海道用此於山東淮
浙閩廣沿海要害去處列置衛所及所設總督把總
巡哨等官又專設巡視海道副使一員并都布二司
堂上官親來督視所以備禦之術可謂周且遠矣宣
德之末復來稱貢　朝廷不逆其詐燕賞豈渥梱載

而歸蓋墮其計中矣正統中入我大嵩犯我桃渚屠殺蒸庶血流成川或得孕婦相與刳剔計其女男以爲賭酒之具或縛嬰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哭以爲笑樂其爲荒淫穢惡不可勝言前吏部右侍郎楊守陳論著其害最爲深切讀者隕涕乃今二起夷虜相繼到來既曰譯得宗設等船隻人口數目差異又併譯得宋素卿等勘合係應銷繳而未銷繳之數遁相訕詆至於數日則是各官已稔知其隙情態矛盾法應預防況在彼無兩　責之例在此無兩是之理

眞贋未分强弱已判譬之羣犬百十相聚主之者所宜別其牢檻嚴其羈紲然後可保其無彼此吞噬之虞一失措置未有不狺狺而爭傷及人類者也參照巡視海道按察司副使張芹提督市舶司內官監太監賴恩布政司右參政朱鳴陽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張浩等均承委注慣樂因循議處未定而令素卿之盤據慢藏啓窺瞰之奸逆狀已形而聽宗設之謝罪當面甘愚弄之術避地覩望恣賊縱横謀未展于一籌禍幾延于兩府寧波府衛及備倭巡捕一應誤事

人負倉皇失措骩骳自全先事未能協心以隄防臨期不能併力以剿殺遂致賊黨奔逸莫之誰何翱翔海濱爲患叵測苟或赦而不問何以謝橫死之生靈或黜而不戮何以警積年之偷惰通合據法查究創艾後來及照日本國最爾海夷世窺中夏先年使者肆爲不道荷我 聖天子仁聖曲賜優容茲以讎殺我內地謂宜檄諸夷之甲興問罪之師但釁起使人國王無罪且其國與朝鮮琉球諸夷俱係不征之列載之 祖訓聖謨洋洋伐之不祥勝之不武伏

望　皇上勑下禮兵二部作急計議備行淮浙閩
廣鎮巡等官凡沿海要害去處如遇前項夷船到彼
就便督發官軍併力截殺仍行浙江鎮巡等官將見
獲夷黨宋素卿等譯審明白取問罪犯緣由宋素卿
先年潛從外夷人數賫賂逆瑾脫網生還宗設人衆
俱係從逆賊徒罪在不赦通合正之典刑以昭
天朝之法以嚴夷夏之防但其中間容有出于脇從
非其本意亦須分別等第量遣情輕數人歸諭本國
以示好生昔漢之英君誼辟或棄珠崖或謝西域垂

之史册爲世美談况倭奴詭譎情態具有明驗若更許其通　貢是利彼尺寸之微損我丘山之重其于
聖祖垂訓之意不無背馳尤望　皇上震赫斯怒絕約閉關永斷其　朝貢之途毋徒敝所恃以事無用此非　臣等區區之私見實沿海億萬生靈之心也其一應誤事人負并死事方面劉錦及官吏軍民人等被殺緣由仍　勑該部及行巡按御史作急備查奏　請大昭賞罰以示勸懲毋得通同隱蔽責有攸歸　臣等又訪得寧波紹興等處閒有一種無賴

潛從入夷誘引作奸如宋素卿者實繁有徒合行出
給榜文於各該地方張掛曉諭有前項無賴踪跡可
疑許隣里首告官府不時覺察即便擒拏家屬從重
究治庶幾　中國之勢常尊外夷之侮少禦而五兵
不試萬邦咸寧凡沿海生靈得以共享太平之休無
窮矣

議處重兵以安地方疏　趙錦嘉靖年任

臣竊惟　國家兵制無事則分隷於各衛有警則
上開而調集功成奏凱則將歸而卒還此制之所以爲善而事之所以不擾也其或設置重兵以阻要害則必有嘯聚之寇不時之警難制之勢然後不得已而屯聚以壓之固未有無事而聚以自困者鎮江儀眞之間沿江阻海號稱多盜然其居常之寇不過十五爲羣挾兵私販潜形倏問流剽商船而已嘉靖八年侯仲金以販鹽餘孽弄兵海渚之中以自固當事

者不知所以處之激成其黨流害地方然亦間歲竊
發之寇非其常也該部用言官議遂請設立總兵官
於鎮江儀眞題奉 聖旨崔文陞署都督僉事充
總兵官提督上下沿江一帶地方在鎮江儀眞兩處
駐劄遇有鹽徒盜賊生發往來調度官軍兵快設法
緝捕寫勑并符驗關防旗牌都給與他事寧撫按官
具奏取回別用欽此臣於是仰見 陛下明燭萬
里言出爲經蓋因事而命官既足以成功事寧而取
回不至於增擾故自崔文既回之後不復設官而江

淮之間偃然無事者皆　陛下至深至厚之澤也
嘉靖十九年秦璠王艮以亡命小虜出没太倉以　臣
觀之曾未足以辱偏裨而當事者倉皇失措欲復設
總兵官於鎮江固已非策而又妄引以爲江淮重鎮
遂置爲定負而遠調淮太通泰等衛官軍以備防守
徵派蘇松常鎮等處銀兩以廣召募此則　臣　愚之所
未喻者也　臣　請舉其不必設不可設不宜設者次第
爲　陛下陳之長江之中波濤渺茫洲渚掩映固
鹽盜出没之藪也然其防禦之制下則州縣府衛分

地以守巡上則守備兵備各據其要害而又有兩巡江御史分行於上下提督操江文武重臣總轄於中流其居常之寇府衛州縣之兵皆可制之而數歲間發之變則兵備守備諸臣宜任其責又有大於此而難制焉者則操江文武重臣提兵而往可也由是觀之不煩更設其制已備使小大諸臣各舉其職則何變之能生苟不務得人而務設官則亦無益於事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必設也 國家之費莫劇於養兵而勢有所不惜者懼盜賊之爲良民禍也今江淮

之間未聞有所謂嘯聚猖獗之寇而歲調淮太等處官軍二千餘員名月給行糧使之坐食於鎮江無事之時先自困弊非計之得兼且淮太等衛衣糧不足行伍消耗每一調遣齎送幇貼所在騷然在鎮江未足以爲重而淮太等衛先已日入於彫弊而不可支矣蘇松等處饑荒困竭百計所需而亦令歲辦總兵官召募供給等銀數千餘兩通計前後十餘年之間公私所費何止十餘萬金皆以有限之財而投之無用之處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可設也禮曰設官分

職言有是官則有是事也今總兵官之在鎭江身爲重臣既不宜追狐逐鼠下同於州縣之司而又無嘯聚跳梁之寇足以自見其謀勇之實於是率皆下帷高坐酒食自需交結過賓以延譽望流連山水以遣月日而已前後職於是者不下十輩皆以罪去而率不聞有擒一賊以副 朝廷之委任非其人之皆不才也無可爲之事以明職則見其過而不見其功勢使之然也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宜設也於地方無益於事體無礙而又重爲軍民之困鎭江重兵臣誠

以為罷之便臣以踈瘠待罪江防萬一有事而重兵尚在亦可以分責而逭罪然臣目擊其弊而心知無益亦安敢以一身之謀妨國家之大計乎乞勑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不謬卽將見在總兵官取回別用淮太等衛軍人各歸本衛庶幾地方少蘇而財力不至於重困矣

乞議處兵食疏　　趙時齊 嘉靖三十九年任

臣等竊惟更化斯可以善治而慮事惟在於遠圖今南京之事變已著而目前之積弊已深乘此時而益思善後之謀無蹈前車之轍則易危爲安實億萬載無疆之休也臣等請以兵食二事之當議處者爲皇上陳之臣等聞古人有言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也南京倉糧近該侍郎黃懋官爲倉糧十分缺乏之懇乞聖明俯賜給還常額以濟軍需以固根本事蒙聖恩准三十八年以後照舊派行各

該派糧地方盡徵本色解赴南京上納將來軍民知有賴矣但目下之急有不可不速處者臣等備查戶部實在糧米三十餘萬石僅足四月支放庫銀三萬餘兩僅足一月支給而新收軍餘妻糧既經此變復一例與之積者將空而食者日衆夫黃懋官止以放給過期喪身辱國使將來放給不繼則脫巾之變臣等未知其所止也茲欲坐待差官守催各省逋負念近地如蘇松浙江等處連遭倭患饑饉因之不宜遽擾而地方稍安如湖廣江西者動經數月有難應急

且近年南京各衙門蓄積俱日就詘乏矣庶寮惶惶罔知攸措伏乞　皇上俯念重地　特賜廷臣從長計議或將浙江江西湖廣起運糧米量借數十萬石或將北新滸墅揚淮九江各處鈔關夏季解銀量借數萬餘兩目經遣官分投湖廣江西等處催糧未完者乞照正德八年事例各與　勅印少假事權仍令督三十八年本色速解南京庶儲蓄有賴而人心可安矣然臣等朝夕聚議於下瀆奏於上凡以爲軍士也臣等切惟　國家蓄養南京各營

軍士幾二百年矣一旦地方多事正効命之秋也而當事者乃慮各營之不足用也抽揀各營兵止四千而投充新兵九千有奇建營題請　賜名振武是振武之建將以作新士氣威遠而安近也今既數年矣顧未見敵愾之功而反貽養虎之患蓋緣新兵皆四方之强悍而烏合者難於撫綏不如各營土著之兵父母妻子有以係之也　臣等因此而思振武營之建在今時有可慮者蓋振武之軍士既以精銳見選則各營之軍士必以駑弱見嫌見選者乎時既負以自

驕見嫌者有事必因以自諉此其可慮者一也大臣如侍郎今見殘矣主將如內外守備叅贊尚書亦見淩矣主將慮軍士之心猶二不得不謹其隄防軍士恐主將之心見疑不能不懷夫猜懼是平日藉之以共安危者而今皆無可恃矣幸而一時寧靜猶可支持倘或變出不虞必生他釁此其可慮者二也伏望

皇上俯念重地　特勑該部會議將尚書張鏊量行調用亟推才望叅贊大臣速令赴任權許便宜從事從容鎮之更選內外守備以易何綬之老疾徐鵬

舉李廷竹之闒茸令其協心操閱一新耳目如營不宜廢則乞　勑諭軍士以毋負　國恩毋玩國法儻虞其有他亦乞明白曉示將軍士編入神機營大小教場及新江口營壘隊伍分居散處立法操練一遇警急簡閱以行亦潛消奸宄之一策也臣等目擊時艱憂惶無措念兵驕食缺乃古安危之至大者敢以一得之愚敬陳於　上儻有可采乞賜議行實東南之幸　臣等之幸也干冐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乞查處邊事宜以圖終善疏

陳廷芝 隆慶六年任

臣惟方今　國家之所最急者北虜是也於此處置得宜則北虜馴而中國義安一少失宜則邊事搖而中國騷動頃者宣大總督王崇古題稱俺荅請乞四事其一請給印信其二貢使入京其三鐵鍋互市其四撫賞屬夷已該兵部等衙門會議區處特蒙
朝廷俞允且欲令王崇古嚴諭俺荅以後不許年復一年輙肆請求以負效忠之名以成啓釁之漸廟謨

赫奕卓有成算臣實愚昧夫復何言痛惟
大行皇帝甫棄羣臣仰惟　皇上冲年踐祚當此
之時臣待罪言官私憂過計豈敢緘默兵法曰知彼
知己百戰不殆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
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今俺荅所請四事姑
未論其可許與否料其請求之意誠耶僞耶輸心款
服搖尾而乞憐耶將跋扈無狀肆意需索耶　朝廷
威福盡能制其死命耶將黠虜狡詐故爲是以難我
耶信如今日所求而遂已耶將豺狼無厭後不可必

耶是未可知也不知彼不知已而以此待虜誠未見萬全矣其以四事論之順義王印信與之是矣然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今既有其名而復欲得其器是虜求全於我也四十六枝酋長受朝廷爵賞如都督指揮千百戶等設欲比照俺荅事例而盡得印信則將何以應之往年互市一節正是王崇古爲俺荅奏請而套虜諸酋望風效尤雖以總督三邊戴才等各議難之此其在今日尤不可不爲之預防也不與貢使入京而議差官宴賞之外能保夷心遂厭足乎不

與之鐵鍋而銅鍋代之銅不以爲戈矛亦不可以爲
甲胄乎至如撫賞虜夷而議減哨并原給公費賞功
銀兩節餘額餉充之則割肉以濟饑之說也凡此皆
一切不得已之謀委曲遷就既以重王崇古之請而
使得以行其志又欲以尊中國之體而使得以通其
權　廟廊之計良亦苦矣無論今日即往歲請乞封
貢互市之初而巡撫孟重爲之說曰准彼進貢後雖
有可虞不准彼進貢其災必當立至審時度勢不得
不從此邊臣大略之情可見矣無論孟重即王崇古

亦謂外示羈縻內脩戰守原其心皆非特此以爲安攘長計也當是時　廟堂之上一則俯念邊民暫與休息一則受降錫爵示威遠夷斟酌權宜計圖善後該兵部覆奉　大行皇帝聖旨這情事你每旣酌處停當都依擬行着王崇古悉心經畫務要穩妥仍督率鎮巡等官比常倍加防守毋得因而懈弛以致踈虞大哉　王言眞明見萬里之外而足以塞藉口之舋杜將來之患矣故自往歲俺荅等酋封貢互市以至于今已及年餘一塵不擾崇古所謂外示羈

糜內脩戰守者此其時矣由今觀之宜大等鎮原議城堡果否充實屯田果否開墾邊墻果否脩築兵馬果否訓練一應戰守事務逐一乘時料理者果否加意整飭使崇古果能是數者而又時申 天朝號令與之節制堅其約束矢其盟信則必足以壯 中國之威而寒腥羶之膽俺荅雖有請乞印信等事之情亦有所畏而不失信于我使崇古為未能是數者而徒因仍苟且以求免禍于目前則為之請乞如前四者其為計亦窮矣夫善戰者制人而不制于人今以

四事觀之皆非可制彼之術也今日請封爵明日請印信今日請互市明日請鐵鍋今日請進貢明日請入京今日請宴賞明日請撫賞臣揣知崇古於虜亦付之無可奈何不得已憐　朝廷姑息之恩以求免罪譴而已今有人之僮僕受其主之託以禦門庭之寇寇至討無所出乃索主人之粟帛以賂盜使不爲患明年寇復至又欲索主人之金則主何賴哉崇古爲俺荅請乞態何以異此然而爲　廟廊計猶委曲區處俯順其情而不至重違者蓋以其在邊最久熟

知虜情且受　國家厚恩自總督宣大王崇古以來
苟有尺寸之功俱蒙優渥光寵延及于世故爲專任
責成之說誠欲藉其死力不顧其生還也如前四事
巳該兵部會議覆奉　大行皇帝聖旨無容議矣
臣思防微杜漸爲善後之策莫如隆慶五年七月內
輔臣高拱張居正般士儋題爲虜衆內附邊患稍寧
乞及時大脩邊政以永圖治安事內稱各該督撫將
領諸臣務要趂此閑暇之時將邊事大破常格着實
整頓有當改弦易轍者明白具奏議處毋得因循自

誤仍乞　勑賜一道諭戒邊臣責其成效此後毋
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二三員分投閱視要
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險隘比上年整造若干其
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招廣若干明白開
報若干果著勞績賞與擒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
與失機同罪而必不可赦又查得尚書楊博題爲申
飭薊鎮防秋事宜以重根本以保萬全事內稱脩內
治一款議得薊遼保定二鎮與宣大七鎮事體相同
必須一體整飭方成畫一之計要將大學士高拱等

所議積錢糧脩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
收胡馬散逆黨等八事通行總督劉應節廵撫張學
顔宋纁總兵戚繼光楊四畏李成梁李勇督同守廵
兵備等官各隨宜修舉隆慶六年十月以後分差大
臣通行閱視具由回奏果能着實脩舉著有勞績以
照擒賊事例重加陞賞如仍踵襲故套搪塞誤事即
照失機律例從重擬仍乞將總督鎮廵官各賜
勅書一道應便宜舉行果有改弦易轍應奏請者具
奏定奪等因已奉　大行皇帝聖旨依議行欽此

臣有以仰見　廟謨勝筭不過以封貢互市爲一時
權宜而所爲久安長治之計者則不在彼而在此者
然臣聞之時者難得而易失者也孟子曰　國家閒
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解之者曰詳味及字則惟日不
足之意可見又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巳矣何待來年
臣愚以爲分遣大臣及科臣官閱視各邊將帥一節
固不必待至十月之時如前所云也及今七月以後
正各邊防秋之日且虜情變詐無常巳露于四事之
請求矣而不能盡如其願詎知戎心可測度否也況

皇上嗣登大寶正人心觀聽之時尤可乘時一振新其耳目伏望　皇上亟行戒諭總督王崇古并沿邊督撫鎮巡諸臣及時脩飭邊務亟圖內治一應封貢互市事宜不許遵照前　旨約束各酋毋得再行代爲請乞以致因仍苟且幸免禍患如再故違則是畏敵而不畏法從重處治使諸臣曉然知天威不可瀆皆以爲不死于敵則死于法不復敢有因循苟且之心仍乞　皇上特賜乾斷查照輔臣高拱等及尚書楊博各奏事理及時施行

勑下吏兵二部會推才望大臣二員或風力科道官各一員趁此七月防秋分投閱視各邊督撫諸臣邊政脩廢緣由明白開款具奏毋得偏爲回互毋得專務調停奏　聞之日照依軍功律例陞賞擬罪早一日則各邊人心有一日警惕之功早一時則各邊人心有一時震勵之效庶幾俺荅變詐叵測有豫待其將來而事勢陵夷之漸可以杜患于未萌矣

湖盜出沒叵測議處訪守疏

彭而珩 萬曆十六年閏六月上

竊惟 國家飾武備以戒不虞自 畿甸以迄荒服其間材官戟士星羅棊布纚纚具矣至若深箐大澤奸暴易藏此疆爾界遁逃難制一切要害之地則有簡命我臣提一旅而彈壓之二百餘年來潢池罕有弄兵者凡以禦防周而奸萌於是乎折也乃有地當要害隄備未設盜不息而民不安者惟江南有太湖其患正坐此 臣奉 命巡視下江是湖半在轄屬

玆臣躬歷地方目覩利害敢不爲　皇上陳之萬曆十六年五月内據常州府知府譚桂宜興知縣陳遴瑋揭報有兇黨一夥駕船十隻往來湖中掠刼商民又據蘇松常鎭兵備副使李涞江南副總兵馬繼武揭報宜興盗勢散而復聚議製吳松劉河等營官兵分道入湖相機防剿等因具揭到臣除臣節行該道鎭府縣設法訪緝外該臣看得太湖爲萑苻淵藪自昔已聞其語頃臣待罪江防以來每見蘇常二郡盗情多發於湖而湖中之盗非搶則刼然則宜興此

警是豈一朝一夕之故乎所由來者漸矣震澤之水滙爲太湖寥邈八百里兼跨蘇常湖三大郡其爲險要不在江右彭蠡之後彼彭蠡水澤之間時時有警何獨於太湖而疑之緣太湖一水四達賈航來往甚頻而濱湖地利沃饒小民耕居頗衆兼之港汊縱横蘆葦蓊密二三兇强徒巾而呼衆庶無賴聞風而應往往操舸艦挾戈矛而出沒水草之間泊湖蕩則截商貨登湖畔則掠民財其來也烏合難禦其去也兔脫難追或蘇常事發則逃匿於浙中或湖南索急則

竄伏於湖北雖無盤踞之名而有荼毒之實及查湖
中昔年惟秋冬多盜其餘間有寧時乃今歲饑饉異
常嘯聚尤易故盜發於春夏者日熾一日大非往事
比矣近據兵備副使李淶蘇常二府海防同知沈堯
中祝眉壽揭報渠魁殷應彩等黠冦高滔等業已次
第擒獲則其餘幺麽必且魄褫膽破乘勢而一創之
若無難事矣第 臣愚竊謂湖盜驟發於一旦皆由積
醸於平時故目前之易戢未可恃而將來之難制爲
可憂何也寰海以內何處無盜有一撲而永滅者

可無後患若湖盜則其蹤未可測其根未易除一時撲之其灰不死未有不復然者也吳中當事諸臣素講求防湖之法祗因財力詘乏雖有成議遽難速行今茲羣醜構亂官兵戮力罪人就俘地方幸保無虞矣然其事未可忽也倘以細故視之而不思防其後恐桃蟲拚飛可成大鳥異日湖中有攘臂而起者其禍殆有甚焉欲再保無虞不亦難乎治稂莠者時時宜剪其萌苟人力不繼立見滋蔓治盜亦若此矣查得太湖防守由來船不過十隻兵不過六十人夫湖

洋浩渺而以孤兵數十守之卽有責在其間而勢亦有所不支矣湖中糧里人等連年苦盜屢告增兵必須增餉此時民窮已極萬無加賦之理其惟掣兵爲便乎吳中之兵若吳淞遊兵等營額數原寬其中餘食贅行者多矣不妨量掣四五百名入湖防守各兵原有船隻宜隨兵調入無船者造給此則湖防足用而海防亦不疎也兵可掣矣若有兵無將與無兵同而職非欽依終難責効其惟設官爲便乎或叅將或遊擊量設一員領兵防湖務擇謀勇兼優者

而任之若宜與當湖之衝可於該縣地方量建住劄公廨但官為湖設宜專一督率舟師巡行水上怱洄八面而不得坐守一隅也官當設矣若止留蘇常而不及湖郡則封疆以外秦越遂分奸人跳梁終莫能制為全湖計尚未盡善其惟合三郡湖防而一之為便乎環八百里總為信地斯責成既重而控制自專官無顧此失彼之慮而盜無潛踪遁跡之所矣其浙省之兵亦應擇附近地方營額稍寛者量掣二三百名併入防湖合用船隻照前措處仍與直隸新掣弁

舊額兵船合爲一營聽所設之官總領調度各兵常川防湖不必更番每月糧餉亦聽總領官如例造冊請支必如是而後事體曲全法立而可以垂久也或者曰設官誠是矣能不費財力乎 臣以爲不添兵而添官則一官俸餼所費幾何且以三郡之力而共舉之尤無難者況保障有人則湖鄉赤子自是可安枕而臥百姓費不滿毫釐而身家蒙利厚矣何惜而不爲也或者曰兵分吳越合爲一營未必其同心以禦侮也 臣以爲一將得人則三軍用命有何彼此嫌隙

之生乎閩廣之間設有漳湖副總兵官擁兩總之師而守兩省之徼從來未嘗不帖然也海濱且然太湖在內地者可知矣防湖一事浙直共之地方大計衆思宜集乞　勑下應天浙江撫臣將設官㨿兵事宜會議停妥畫共濟之策建萬全之規倘事有未盡者一併議詳覆　請定奪及時舉行庶乎隄防既飭奸宄自消全湖生靈可保寧謐而江南重地從此若泰山而四維之矣抑　臣猶有說焉兵滿數百防湖亦既足矣苟布置無法雖多亦奚以爲是故要地不可

不守也乃冦盜必由之路也若吳縣之東山西山胥口吳江之白洋灣大掘口無錫之獨山武進之下埠口宜興之沙塘口烏溪定灣等處並稱要地如此類者必多宜責令防湖官逐一相度分撥兵船畫地而守各選哨官一人領之險據咽喉勢相犄角無隙可乘兇人有不屏跡者否矣至於保甲之法雖屬常談湖濱弭盜此爲上策又宜申飭有司着實修舉無爲文具但保甲止行於陸而不行於水也湖船有六七桅者名曰大呂船湖蕩之民世世捕魚多以是船爲

家彼此烟火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舟居之人半有克襢里而習舉子業者與閭閻而處者無異哨船大而賊船小賊船第為哨船所壓此其力誠有可藉而用者合無併令有司將在湖哨船盡數查出做保甲之意而籍其姓名立之約束務使平時互相覺察有儆互相策應有不率者治之以法如此則官兵之外增一千城而防湖可無餘策矣　臣目擊地方之艱心懷芻蕘之見職掌攸關不敢緘默謬陳末議用禪湖防伏乞　聖明采納　勑下該部覆議施行　臣不

勝惓惓之意

議處浙民善後事宜疏 于有年 萬曆十年任

臣前接見邸報浙江兵變毆辱撫臣該巡按御史張文熙題參該兵部覆節奉聖旨吳善言撫馭乖方着回籍聽勘遺員缺着張佳胤以本官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地方着會同巡按御史相機處置聽以便宜行事寫勑與他着緊便去不必候辭欽此隨聞張佳胤於四月二十八日至嘉興府地方與吳善言交代擬五月初五日到任臣方詢訪議處亂兵消息乃聞杭城市民指稱巡邏不便嗔怒鄉官

將已肆行焚掠圍困縣官佳胤聞變即星夜馳赴於初一日抵杭到任出榜安諭當時圍遶巡按衙門拘留三司各官並肆焚掠滿城震驚佳胤乃密諭營兵許其以功贖罪盡皆感奮遂即擒拏一百五十餘人或斬首或杖斃餘黨始解城中頓安臣初聞不勝駭愕既又不勝慶幸仰惟　皇上不候會推即
簡任佳胤於諸臣之中大破常格又　特授佳胤以便宜之權故佳胤得以應期而即至仗　天威以成功向使佳胤遲到數月杭城俱為煨燼非得便宜

行事則佳胤雖心切於救亂又焉敢以擅殺乎是杭城將危而就安人心旣亂而復定孰非我
皇上知人善任動中機宜之所致哉感頌
聖明曷勝忻躍臣猶謂亂之生也必有所以肇其始而亂之定也貴有所以保其終故人心雖底定矣而積習之弊不可不去也巡撫雖得人矣而分理之官不可不擇也黨與雖解散矣而反側之心不可不安也請爲我
皇上陳之臣聞浙江邇年以來法度廢弛人心玩愒不復知有
朝廷法紀自兵變以後

人人有驕縱之態發聲徵色官府毋不能堪且有司或涉刻削鄉官未免偏累以驕玩之民而應難堪之役此今日之變所由生也當此大變初定之後正宜更新法令之時辟之琴瑟不調必舉而更張之然後可鼓也合無責成撫臣張佳胤會同巡按行令三司各道備查近行政事何者失於寬縱當救之以嚴何者失於煩苛當濟之以簡應徑行者徑自施行應具奏者奏

請定奪務使法紀昭明人情安妥則軍心潛消夫驕玩百姓咸樂於熙恬雖有無籍之徒倡

之知其無能惑吾民矣臣謂積習之弊當去者此也
臣聞有治人無治法人才之係於治理也尚矣
皇上簡一張佳胤而倉卒莫大之變賴以底寧任人
朋效居然可覩然大廈非一木之力也太平非一士
之略也大亂雖云甫定人心尚爾匈匈必得揮霍長
才素諳兵機者與撫臣共任其事然後緩急有賴也
令見在司道各官中間智勇練達者固有其人但亦
有才或長於撫字而不長於軍旅或利於處常而不
利於應變者合無遴選各省藩臬諸臣有曾經舉薦

邊才暢曉戎事者更調浙省司道以充馭兵撫民之寄則民樂有歸兵樂有恃撫臣主議於上司道分猷於下心臂指使之勢成而息亂安民之功永言保之矣臣謂分理之官當擇者此也臣聞侄胤捕亂民之後隨即榜示各兵於陣捕獲者方准論功其已歸各家者不許擅拏如有殺傷者仍以殺傷論罪深得古人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之意但一時縱亂者二千餘人捕獲尚未及十分之一且各民自知所犯情罪深重非奉明旨安諭能免人人自危乎況各被焚

切之家未肯心安素有仇怨之人乘機報復又理勢之所必至者合無行令撫臣出榜曉諭宣示　朝廷宥過之人使無知被脅者咸與維新凡被害仇怨之家不許告訐以後詞訟但有牽扯及此者定不准理則脅從釋疑畏之心官府免多事之擾而地方意外之變自是永無虞矣　臣謂反側之心當安者此也　臣待罪言官偶有見聞不敢不陳於　君父之前伏乞　勑下該部查議如果　臣言不謬題覆上請施行

乞酌議防倭疏　　聶應科 萬曆十九年八月上

臣於本月初二日應天巡撫李淶准福建巡撫趙參魯咨據巡海道揭送琉球國長史鄭迥印信夷人一紙內稱日本倭國關白兼併六十六州欲奪琉球迫脇進貢仍擬今年九月入寇又聲言欲犯浙直閩廣等處到臣臣譯其來文若屬誕妄而據有印信又非無因至前者臣隨行蘇松兵備副使江鐸淮揚兵備副使張允濟副總兵馬繼武張榜通行各將領官整飭戒備務保無虞外竊照南直地方幅幀數千里有

奇襟帶長江濱瀕巨海如吳松之崇明劉河川拓金山淮揚之鹽城廟灣海門大江口等處俱東漸外洋島夷可航而至之地昔年犯我中土皆從此入雖設有叅遊守把官分兵控轄然自倭夷旣殄之後承平日久玩愒漸生使不預加整飭一旦有警何以應之顧在今日先事之急有士卒當訓練焉有器械當備製焉戰艘宜爲之增設城堡宜爲之葺理哨巡不可不密遣勾引不可不密杜也何者訓練不加則驅不教之民以戰是謂棄之令一切督率守禦員役務令

約束水陸軍兵不時會哨操練以備策應而又當作其直前之氣嚴以退後之誅往者禦倭之衆望風股慄氣縮者止因站立不定始僨乃事後站立一定倭皆駢首授戮前轍可鑒後轍誠不可不嚴也器械不備空手搏賊勢必不能不幾於卒予敵乎彼倭夷之長技在刀　中國之長技在火器與弓弩也今一切火砲銃與夫佛郎機千里勝強弓健弩務人人夙戒率有全鋒而又以權宜之計濟目前之急查各府原皆貯有軍器腐爛者固有堪用者尚多合無選其堪

用者先給防禦未備者責令脩製火器比常倍給則甲堅器利將坐收全勝也至於戰艘尤我兵之恃以控海取捷者倭夷利在陸戰不利水戰凡吳淞之倉福沙唬等船必須加脩完固其淮揚海洋要地如無兵則調撥把截如無船則多方增造縱倭夷航海而來我已預兵外洋挫其前鋒彼將汪洋波浪中矣孤懸危險能出萬死於一生乎以及於城堡尤我民之所恃以爲險阻者三里七里且足老彼之師矧倭夷深入爲寇利於速攻不利於持久我能高其城垣濬

其濠塹堅壁以待俟其怠而擊之邀其歸而截之則扼其喉而笞其背亦何難哉若夫廵哨偵探尤捷於桴鼓影響知彼知我虛虛實實之情微此輩孰能得之此兵家之伏路細作關係最緊要也故凡一有警報則哨馬健卒絡繹探聽出奇設伏相機制禦而又功罪賞罰必信必當則倭寇盡在吾勝筭中矣雖然倭寇爲　中國患往往有之不有爲之向導者彼惡能肆力長驅乎即如先年猖獗悉皆漢人爲之勾引今故老傳聞有言漢人夥入倭中其毒惡尤有慘於

倭者而閩廣其地密邇其人居多故欲杜勾引則保甲不可不行在閩廣尤不可不着實舉行聞福建巡撫趙參魯行此保甲井井有條甚有效驗使令桀嚴此併坐之法則勾引斂跡而倭寇亦安敢匪茹以犯順也蘇子云先之以戎狄繼之以吾民 臣 之所隱憂者正今日之謂矣大都東南備倭惟春秋二汛春汛頗嚴以春時風順可航故慎加防警至秋則以風逆而航多不便其戒稍緩也今既有警報則秋汛與春汛均當戒嚴於其間矣 臣 所列數款豈私憂而過計

哉所謂無恃其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也故寧使鄭
廻之報不驗於後毋令未兩之慮懈弛於今矧臣職
叨江巡而沿海之所係尤匪輕者伏乞　勅下該
部酌議舉行并行閩廣撫按督總叅把守等當事衙
門一體先事預防則　宗社幸甚宗社生民未必
無少補矣

預防倭患疏

黃華秀

臣惟倭夷反覆自古然矣日閱邸報見本兵憑揚方亨揭帖議欲將調兵轉餉違將事宜盡行暫罷此非萬全之筭也臣讀史見漢文帝和親匈奴猶且堅邊設候而拊髀思頗牧今關白情形未見虛實乃欲一槩議封而輟戰守于不講亦過矣臣以為因封而設備是也廢備而恃封非也何者必有備而後封可成也夫石星果以關白請封為真輸誠效順乎其以為力不能逞不得已而請乎果以沈惟敬之議為止於

議封乎其有出於封之外乎果以楊方亨之揭爲眞乎李宗城之遁爲無故乎　臣謹按關白請和者平壤既敗之後蓋不遺餘力矣又白當夷心未附虞有內難和亦退不和亦退而輕信沈惟敬市井之口爲必和之計是始事之外而教之侮慢也關白要求和親狂狡逆天沈惟敬諱親而飾和聞其受　命之日多購美媍人欲兩地模稜僥倖了事爲關吏阻不得渡宗城誰知事不諧故爾遲遲其行今日之事果如人言載觀撫按五事七事之疏禍萌難端關白似非

今日始發者安可保關白之無他使關白果望封若
渴如石星所云則何不能善待　冊使而致之逃也
其屯田架屋為久住之計又何以故也　臣始猶以石
星為誤不意其蒙蔽至此據　臣所聞有謂沈惟敬與
關白語不合關白欲質李宗城以要前盟故李宗城
懼而宵遁又有謂　冊使自渡釜山後已為倭人所
抑中間報揭盡出倭奴之手殊無足信此言涉眞不
則宗城前揭石星曾倚以為固矣云胡中變也宗城
前揭既不足憑又欲憑方亨之揭而以撫按之說為

流言此眞所謂以和自愚者矣雖星欲擔當以了此局恐金印非可爲鎖鑰惟敬未足爲腹心萬一倭酋寒盟伺隙長驅竊恐碎星之首不足以謝天下而亡羊葺牢中流苴漏悔之晩矣職以石星可罷也即星前疏尸自知誤國又自謂其明不足以知人尚可當樞筦重任妨賢者路乎職以爲善爲國者無事常若有事況今有事而可無事耶 臣 請議戰于疆場之外謂一或用兵則拯朝鮮事在不疑也無論朝鮮效順最謹而肩背藩籬休戚相關聞其國被關白之毒人

悚必報誠以善兵助之攻守則我因其力彼感吾德相應援如左右手關白勢必不能踰朝鮮而入內地又謂朝鮮嗣子位且危疑請以此時令其以功自見能定倭亂者封之彼原望策立將爭自奮勇以與敵抗又一計也職請議守于疆場之內謂調兵守險宜預圖也職見通州重積蘆溝要地所在守備単弱俱當從科臣之請預飾隄防又倭去閩浙獨近安知陽言北犯不轉而之南乎日見本兵議欲調浙兵赴援此非策也無論浙中要害不宜單虛而客兵費多又

遷延難遣萬里奔馳委頓尤甚且進無克敵退有嘯呼往年駢戮之慘至今令人寒心　臣以為調兵只宜從督臣孫鑛之請就宜大沿邊去處召募征發有事易集無事易散而南兵衛南又更無偏枯之患亦一計也　臣請決勝于　廟堂之上謂選將臨朝不可緩也　臣聞曩者南兵之變蓋帥臣統馭失宜所致又聞朝鮮苦我兵騷擾特甚皆緣諸將不能禁戢今宜亟反故轍撫臣孫鑛雖當移鎮總督尤宜慎擇一大將往領各處募兵或選臺省臣一員監軍如梅國楨

靈州故事又或令提重兵守鴨綠江爲朝鮮聲援而使李如松輩率輕兵應接助戰仍嚴戢侵掠視古名將使朝鮮之民一意禦倭轉輸芻餉一時難繼特乞稍捐尚方餘蓄以佐緩急挾纊投醪驩呼雷動爭出死力何敵不摧 陛下尤宜朝見大臣面籌邊計議所條陳速 賜裁決將 宸威所播三軍之氣增培關白不戰而自索矣此尤軍國至計願 陛下熟察之也 臣閩人也生髮未燥便經倭患倭之情狀亦頗習知彼雖貪殘異類然趨利畏死亦猶夫

人嘉靖末年曾禍閩廣被官軍所在截殺無一生還開其種類亦以爲悔漢臣有言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郡況關白篡奪殘酷諸夷離心聞其驅衆內侵盡發各夷家屬一有逃亾戮無噍類各夷思叛待隙而起彼一離巢穴則恐餘種之乘其後孤兵深入則有我兵之遏其前狼顧脅息豈能無懼堂堂

天朝威德翔洽謀臣猛士桓桓用命

陛下誠一旦赫怒選將練兵爲戰禦計　中國之威自伸小醜之膽自落關白將納封迎使惟恐不及且

封而成也則居安思危邊陲不驚固非私憂而過計

封而不成也則據關守險餉足兵强不至有患而無

備若專狃于一封謂倭情之必不吾叛高拱深居視

爲外寧長筭使叩閽忠讜俱無所施雖高賢大良何

由効其尺寸竊恐不測之萌或有出于倭奴之外

陛下天縱聰明念不忘遠豈不慮及此耶 臣誠愚陋

無所知識顧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伏乞

勑下該部裁决如果 臣言不謬乞將石星速賜罷斥

另推智勇之臣議戰修備以恢張乎國勢延接咨訪

以鼓舞乎人心庶往事既失來尚可追臣愚幸甚

制馭播酋疏

王藩臣　萬曆二十年七月上

竊惟播州古夜郎牂牁之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原端據之歷五代宋元至今子孫承襲雖慕華風而頑獷暴戾終爲夷俗不可變也　國初籍其地來附因照酋例世其官宣慰傳至楊應龍殺妻兩弟即以弟妻爲妻復虔劉所屬五土司民五司民之幸而脫者或走黔或走蜀赴愬兩省已又赴京上其事於闕庭下兩省撫按會勘相延有自來矣　臣嘗莊誦實錄成化二十二年播州宣慰使楊愛被妾母兄楊友

恃寵奪嫡訐奏愛奢侈淫暴妖言謀反交通等事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往勘喬新奏曰楊氏據有播
州蠻夷服從久矣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蓋治之
以不治也今欲以友愛之事勘問監候則夷人驚疑
互相扇誘恐生他變及至勘盡得友子毋奸惡狀上
疏白愛無反謀革友宣撫削官銷印遷保寧與產業
自給播州遂定西南二百年之安賴此舉也向年五
司之奏亦踵楊友之故習而以部屬攻訐何如毋子
兄弟之間之難處也當誘致應龍監候重慶之時儻

有先臣何喬新之處治則不齋斗糧不折隻矢文告數張片言可折耳奈何縱令使歸爲出柙之虎釀成今日之禍變哉夫土司始於洪武七年西南諸夷來朝貢者多因元官授之故五司七姓世隷播州宣慰七姓逖附內地應龍已懷不平況又訐奏於朝欲寢其皮而食其肉應龍嘗有言曰即朝廷賜我以不死七姓必死之彼豈一日能甘心哉是在兩省內地以爲無辜赤子而應龍視之則爲亂賊使彼得藉口於我其釁一也夷法以殺戮爲笞杖其俗相沿相

安不為詫異向來華夷界嚴不相混亂彼縱犬羊之性亦讎殺彼土人耳奈何近年奸民生事不惟往來交際且復結為婚姻試舉合江一縣言之或因袁子升波及或為袁尚儒報讎又如吳歐朱三姓之民四十八家共佃夷田糧一石九斗夷目追取花利廝殺果孰為之招哉況又無籍之徒常為嚮道勾引致害試舉合江而綦江可知舉綦江而貴州之鄰近夷境者又可知其釁二也說者咸曰播形天險負嵎巢穴我兵之非酋敵也已習知矣信斯言也則助紂為虐

耳不有叙南都蠻九絲成之險乎當其時撫臣曾省吾總兵劉顯同心協力奉　命蕩平首先擒其酋長繼遂入其門戶凌霄一克九絲在其月中密路一通都蠻運於掌上真所謂師行九天之上者此萬曆元年事也　皇上亦記憶之乎今新任總督李化龍才望夙著豈在曾省吾下劉綎素有父風防剿本其輕車熟路酉陽雖險寧復有加於凌霄哉顧今日之事　君事也今日之蜀則非昔蜀也何也他省有礦有稅而無木無兵惟蜀則木務兵防並集又兼

之征榷開採孟子所謂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信此一時也　皇上何得見其加派騷擾乎臣請陳其略一議食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以食爲天食之最急也況興師十萬日費萬錢乎頃以木役煩興庫藏僅十分一二而軍行師從行糧月費難以額定則通融協濟之不可不備也二議兵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兵之至要也況用者土司而攻者土司乎頃方糾苗猖獗未免狐兎之私情而民兵止有怏手僅供差遣迎送則調集召募之不可不廣也三

議守往昔川兵之敗近日黔兵之衂皆以貪功深入為酋誘而殺之年來如合江設遊擊綦江設祭將邊境晏然無事臣今春過合江面許遊擊楊敏政立談慷慨猶若英雄無用武之地者蓋内地亦有險要防守既嚴吏目自知退避而况保甲有編守望相助行之既久則鄉兵亦精待時乘隙以大創則不議剿而剿在其中矣至若倡忠義於素所共憤之心則因讎可使死敵也運玄機於不可控揣之地則潛通未必無路也或建營或樹柵或屯種向之所備於凌霄者

今何不可用也或設間或置伏或火攻向之所效于
亢絲者今何不可爲也我兵久困萬全之謀既周則
在彼釜中之魚亦自倉皇失措即應龍之子必思爲
保守世襲計而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何應
龍之不可圖耶顧臣猶有說焉內有張仲而後吉甫
可以著壯猶內有魏相而後充國可以奏成績當萬
曆元年都蠻傳報之時　皇上特御會極門面獎
賢能你每是好官回去用心供職愛恤百姓傳與他
外面知道大哉　王言一時將士無不感　恩圖

報矣矧今　皇上年與德俱進明見萬里之外曾
不如萬曆之初乎誠一　留神省覽或即彼處開採
稅榷之銀充彼處請兵餉之費則天下曉然皆知
皇上積財之心務使兵食奫足督撫協謀則蕃漢戮
力而應龍之頭即日可致之　闕下矣臣蜀人也言
官也耳目所睹記不敢不言而梓里剝膚之災尤不
忍不言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勑下兵部覆議施
行則三省生靈幸甚臣愚幸甚

討外叛清內蒙疏

王藩臣 萬曆二十七年九月上

臣叨蒙　聖恩待罪留臺竭誠策事臣之職也緘口保位臣之罪也切見播州土酋楊應龍以蕞爾夷敢行稱亂驅率醜類陷城殺將罪惡已極覆載不容今　廟堂既集大兵申　天討此誠泰山壓卵之勢第兵兇戰危策宜衆集臣本蜀人以臆策蜀冀少分　君父之憂不揣固陋謬爲四議叅列如左倘蒙　採擇或亦千慮之一得也謹爲　皇上陳之

一曰申軍令以作將士之氣自古帝王命將出師用

能申威萬里外者其權不過賞罰二端有功則不愛通侯之封萬金之賞有罪則鼎鑊斧鉞立至故將士樂為之用有進死而無退生邇來閫外用兵多出僥倖致 朝廷往往於討賞不如初懸之令間有誅戮亦僅施於失機之偏裨彼大帥雖逗遛觀望多置不問坐是軍令日弛自應龍叛逆以來 廟議遣將至亟而總兵劉綎初以告病繼則遷延道途夫閫命濡縮若此望其慷慨臨戎得乎緣此曹富貴已極趨避最工正昔人所謂將軍有生之心士卒無死之

氣者非人加振刷不可謂宜申嚴號令風示諸閫果能奮不顧身建立奇功即封拜不吝如復仍前推委悞事三尺具在獨不能如漢武之誅王恢路博德周世宗之斬樊愛能輩乎如此一振國威不獨士氣百倍即狂寇聞之且破膽矣伏候聖裁

二曰嚴近倖以塞奸細之門臣讀漢史至張角煽亂黃巾徧郡國及諸將破賊得賊中文書多與中常侍連結未嘗不嘆左右權倖邀竊寵靈乃大盜耳目之寄人主腹心之賊也近接邸報見兵部尚書田樂偶

有污箋之疏不曉所謂風聞應龍密差吏目打點本兵原籍當即發覺搜出京報若干本因係於獄然亦惟田尚書清忠剛正故自行摘發不令奸人漏網脫使應龍移此重賄左右倖臣誰則吐之且此奸細往來敢於掉臂無忌者蓋亦有[illegible]而因方不職官民輦轂下表裏[illegible]沆瀣意旨甚至有不由通政司徑徹御覽如楊新芳之所爲者氣燄烜赫蹤跡詭秘遐方奸細突焉而入竊恐皇上舉動樞臣籌畫皆得窺伺透漏應龍且在千萬

里外洞見九重是可不爲寒心哉縱覆五城盤詰厰衛緝拏豈能盡發神奸悉窮黨附惟是
皇上丕振乾綱重堲讒說凡上書不由通政司援引內臣言利希寵者即付法司推鞫庶幾哉禁地肅清憸壬斂跡而逆賊亦讋服於遐陬矣伏候
聖裁

三曰循故策以收土司之用　臣觀嘉靖間土夷屢至叛逆時雖調集大兵聲罪致討而諸將乘機用間以收奇功類藉土司之力如田州岑猛之變殺猛者歸

順岑璋也而岑璋即岑猛之頞翁如馮祥李環之變擒環者况林黃太也而黃太即李環之連黨盖土司雖聲勢相倚而夷性猜忌特滋假令應龍猖狂得志如黔之安蜀之余豈甘心出其下乎是可智而使之謀而間之盡爲我用也在當事諸臣善用其機權如沈希儀之于璋翁萬達之於太安知二人之效不見於今日哉即不盡然亦見　朝廷不以應龍之故偏疑諸土司陽收我羽翼爪牙之用而陰離彼輔車脣齒之盟應龍縱未即伏誅而左顧右盼不敢離巢穴

一步矣是謂以夷攻夷亦今日所當議也伏候
聖裁
四曰明大誼以服遠人之心　朝廷之討應龍者非利其土地而郡縣之非貪其人民而編戶之也直以逆天殘人法不容赦耳宜宣明此　旨播告遠近有如播州隣境土司能克彼一堡者即以一堡予之能破彼一寨者即以一寨予之有如所屬土目等能擒殺應龍歸命者即以應龍之爵爵之并予之以其土地倘應龍悔禍面縛於軍門爲解一面之網戮其

身而止必不絕楊氏血祀又或應龍諸子不肯助父爲逆東身歸朝更宜優給廩食待大軍掃平巢穴之日令其襲職故土要以尺土一民我罔利焉期於振揚 天討保全生命明正其罪而巳若然則其隣必有韓魏肘腋之謀其下必有藩鎮易師之舉其骨肉間必有安慶緒史朝義之禍或者大兵不煩而渠兇授首未可知也伏候 聖裁以上四事皆今日之急務惟冀 皇上留神省覽 勑下兵部都察院酌議施行三省生靈幸甚臣愚幸甚

修邊政以杜倭患疏　王藩臣　萬曆三十年正月上

臣聞爲國者當圖長久之策而不宜苟且以偷安任事者當持必然之畫而不可猶豫以養禍邇者倭奴狡詐以款嘗朝鮮復以款試　朝廷本兵衆議委之督臣亦惟於款不款之間較厥利害而不聞及時慷慨於自治自强者　臣愚以近於苟且猶豫彼圖久長之策而持必然之畫者殆不然也　臣請先言倭與朝鮮之情勢而後及吾內治之說夫倭奴之款者何也平酋既死家康當國既已誅鋤諸將援立遺孤矣其

人將遂忠於所事已乎將旦暮其主而奪之國乎俱不可知其當狼狽危疑之後不能空國而謀人則可知也即欲揚兵一出以示武於諸夷其不能曠日持久而與我從事又可知也惟其不能出此而復欲狡焉以爲後圖故因朝鮮以求款市幸而見許則當浮海貿易之餘仍爲擇便巢穴之計既可因緣以謀利又得觀釁而俟時異日國事既定兵勢既足朝鮮之備禦日弛　中國之策應不至即大舉求逞爲所欲爲此臣所謂倭奴之情勢宜審者也夫朝鮮之欲款

者何也蓋由本國君臣皆庸愚無識雖遭大創畧無臥薪嘗膽之志惟存苟免倖全之心既懼倭寇之來我援不至又思我兵之臨騷擾亦甚展轉恇怯無策可施一聞甘辭遂生惑志謂脩好可以息兵謂通市可以購利且冀許款出自　朝廷則異日有辭要挾曾不思倭雖不款今不能逞倭若再款後且莫測此

臣所謂屬國之邀款非計者也然則今日之爲我計者宜何如夫我之於朝鮮轉餉萬里暴師屢歲拯亾撫存無所不至天地父母之恩蔑以加矣迄今不思

自立豈有永爲屯戍罷　中國以久奉夷狄者哉即
異時有警亦宜振揚威武遥示聲援萬無復如曩歲
大舉之理不若及今明以告之責令及時淬勵無玩
無葸若彼國不能自振則百計無一可施有如該國
或欺誑　朝廷陰購倭款則我當先責其欺警其怠
徐爲滅賊之舉如此則朝鮮知我之不懼倭也不得
恃倭以爲辭倭知我之不急朝鮮也亦不得挾鮮以
要我是兩伐謀之道也至於內治之說雖事勢有難
遥度計畫不可枚舉而臣　以爲莫要于簡任邊臣訓

練土兵二者何謂簡任邊臣天下事未有不得人而可爲不專任而可有功者況于軍旅危事疆圉重寄豈可漫爲而嘗試者哉當明

勅大臣一切沿海兵備等官務求忠誠可托才望出衆者優以重權需以久任他日即以備督府之選而諸武臣尤宜悉遴知勇無以與援置要害無以債帥獵通津而又特假以便宜行事如此則文武僉得其人將吏交任其責各知利害切已凡有舉動必圖萬全僥倖之心不萌而邊政可漸充矣何謂訓練土兵曩歲東征之舉征

兵幾遍海内自閩浙而達之調發驛騷空天下而事一隅非策也且萬里赴闘銳氣盡銷亦兵家之忌也夫一方之兵自足供一方之用矧遼陽自昔號稱用武其人多沉鷙堅悍訓而用之豈不勝東南柔脆之人遠地罷敝之衆哉謂宜嚴 勑諸將多方召募優其廩餉朝夕勤訓練必可以一當百如此則軍聲遠振島夷聞之且望風落魂矣此又 臣之所謂及時亟修邊政以永杜釁萌者也大都今日之倭勢稍緩我之内治當急傳所謂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者不獨在擇人練兵而其本固在　朝廷也嘗莊誦
世宗實錄嘉靖三十七年間大同右衛告急
上在深宮汲汲措餉發兵更易文武大吏曾諭輔臣
曰朕雖廢一早朝此心勝於一坐嘗念邊方用人爲
急其晝神如此緣是四方有警許所司不時白奏親
自籌决維時北息胡氛南靖海沴妖萌豪會旋發而
殰實由廟謨先定其載在實錄炳如日星者也
聖上以邊防爲念以　　皇祖爲法當此承平玩愒
之事亟行鼓舞激厲之典將　臣前所陳議

勑下兵部議覆專一責成實見行事務使內治一新士氣爭奮不從口上空譚是惟聖明主持廟謨銳意焉臣無任惓惓待命之至

陳處置楊酋疏

蕭如松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上

臣近接邸報兵部一本土酋勘處未明復恣暴虐等事覆四川巡按王象蒙糸土官楊應龍奉
聖旨楊應龍既無叛逆重情只着彼處撫按行提酌量情法具奏不必特差官往諭薛亨着吏部紀錄其餘依擬欽此臣惟前項事情該部之題覆已明
皇上之責成有命而又紀錄公廉任事之臣以激勵人心則舞干格苗之化可計日而覩也臣復何言臣獨以天下之事出于遥度終不若習而見者之爲眞

岐于兩可終不若準諸理者之爲當況朝廷除

暴安民自有成憲而其制馭土司有不專以姑息之

仁養其橫暴之惡者臣前任貴州貴陽府推官曾以

公委往勘播事頗悉始末之詳匪出胸臆之見敢盡

言而無諱可乎夫播州宣慰司宣慰楊應龍之橫暴

其始不過本司官民之相爲訐奏云耳廼一楊應龍

也貴州則數其惡而議剿四川則錄其功而議宥豈

故苛縱哉一楊應龍之勘也川之前議則從輕而今

議則從重豈作好惡哉蓋播去貴止三四日之程耳

目習熟而播民之稱兗者曰惟赳趣于貴播去川且千餘里之遠聞見難周而應龍之從征者方且効勞于川故十九年以前酋之惡貴知之而川不及也二十年以後酋之惡川知之而不獨貴矣昔者堯有四凶未去而舜去之以彼其惡未著于唐而著于虞也故說者不以病堯知如神之智而亦不以病舜好生之仁要惟準諸理以求當耳今楊應龍之惡見于川貴前後之疏者臣不復贅惟以會勘之真確者言之有不容不急為處分以救一方生靈於水火中者且臣

之徃勘也豈一人之獨見哉兩省之會委以上官則
有川東道叅政薛亨思石道副使錢拱宸原任都清
道副使葉明元總其事以下官則有重慶府通判路
逵思南府推官張邦政原任黔江縣知縣繆守之彭
水縣知縣黄承讃與臣分其勞臣等會集彭水縣拘
提本内有名証犯與楊應龍對面將原奏一切事情
反復訊鞫二十餘日會審得楊應龍性本兇殘習成
暴虐如興兵遠爭地界招苗侵占糧田因脏眦而抄
沒齊民家財縱淫汚而姦占良人妻女襲職官必勒

重賄土同知咸受脇咸奪弟婦亂兄弟之倫廢學制
禁詩書之習諸如此類雖蹈違法之愆總是土司之
態臣謂猶可原情而酌議者而恨其所犯不啻是也
罪莫大於僭分乃後閹宦選綉女置旗令設局苑而
蟒衣玉帶一槩無忌甚至已稱千歳兒稱後主若以
為位號之宜然也可謂有天於上乎罪莫大於殺人
乃誅長官紋叔祖斬堂弟殺出妻而岳母親屬一舉
偕亡其他斃之杖下戮於刃中若齊民不可勝數也
可謂有法于下乎罪莫大於暴征横歛以殘民生也

乃採木冒飛魚之賞而窮民財竭民力歆恨官司從征遲驃騎之威而剋軍餉奪軍功積讎將士該司田糧五千七百餘石每石該徵輕齎銀五錢五分今且徵銀二兩不啻三倍稍有不從動加刑戮而五十四里之民怨入骨髓矣年復一年民奚以聊生乎至如被奏之後是非曲直宜一聽問官之勘斷而主使兇人將

欽依奏准之民謀殺於沅州潛戮於納溪共十一命此而可殺孰不可殺而弁髦

王法莫可解矣比當民叛之秋招呼懷來猶可收人

心於既散而聽奸撥置將被害逃亡之家殺繫其父兄子弟毀奪其墳墓田産不計其數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而草菅民命爲最慘矣凡此皆對衆審質已明雖本酋亦俛首輸服者彼時被害具奏之人見應龍罪狀已明欲與登時俱死不俟論法其五十四里之民被害而未奏者咸具狀稱冤願比照思南思州馬湖龍安改土設流合口哀號聲聞徹天 臣 等慰之曰楊應龍之惡誠近日各土司中所未有也亦從前暴虐其民者所未有也信不可一日容於 堯舜之

世矣先此未經勘明開者猶未深信今列其罪狀具
奏　朝廷必有為汝等處分者若卒然與之俱死實
為亂民其罪反不可宥各民始安心聽斷其在楊應
龍見衆心之匈匈知喪亡之無期亦認罪乞哀求宥
一死甞遞認狀願照土俗罰銀二萬兩贖罪併認設
兵備學校安邊府官陪償人命脩理公署改悔一切
僭虐等事甘結在官　臣等反覆參詳以惡狀多端莫
重殺人之罪事關兩省難執偏重之條廼將楊應龍
問擬謀殺人造意斬罪題　請詳贖併將撥置諸

犯依律定擬具招申道轉詳兩省撫按會題　定
奪此雖不敢謂所處之盡當而已信所勘之最真矣
乃播民慮後禍之慘苦訴攺流兩省因事體之重駁
難定議故將楊應龍羈之重慶以候覆勘而本酋計
脫之姦肆然百出矣上征倭之疏則火箭火車妄爲
張大盡是欺罔之詞閧調兵之檄則招兵督衆藉以
回巢大肆科斂之計卒之兵不果行而揭賄當道之
計不得逞則監公役辱差官兇殺招內二女阻絕通
行驛路屢提不出而横暴之惡依然如故矣臣　不意

本酋當悔禍求生之日而復恣橫暴若此哉夫貴之初議勦也謂其負固也川之今議兵也亦謂其負固也負固而征法所不宥而前後科臣之疏與該部前後之覆皆謂應龍罪在殘下不在叛上罪止不肯見官非真欲作逆云者誠見夫兵不易動恐玉石之俱焚而且念四川兵荒之後軍民疲困而諱言兵也況應龍當衆叛親離之際　朝廷果欲制其死命則下方寸之紙而許其縛獻自無難者亦何必煩吾兵乎今　皇上着撫按行提具奏是開本酋自出聽埋

之門臣料酋之奉提而出也猶褒者彭水之會也無難色也臣又料酋之聽勘而退也猶令者横暴之態也無悔心也譬之虎然方其入柙若爲易制乃其負嵎莫之敢攖其性固然其勢所必然者臣不憂酋之不出而憂狼子野心終爲不悛臣不謂酋之必不可宥而念億萬生靈終無所託以爲命或者謂本酋殘其土人未干内地夫播之土人豈眞與我不相關者哉納粮馬于貴州即粮馬百姓而應龍所稱有功四川者從征此土人運木此土人非其自爲力也况率

土之濵罔非　皇朝赤子而本酋世受　國恩奄有疆土固奉　天子之命以牧民者何乃漫無忌憚至此乎且播州古夜郎牂牁之地漢唐以來建設縣置有李白柳宗元遺跡我　朝開科曾中鄉舉廖紘一人其民間衣冠人物原非椎髻之陋可比乃其苦於暴虐赴　闕奏　請以求復見天日者不啻至再至三其勢誠急其情誠可悲矣奈何忍其塗炭而不急為之一處耶　臣以為議誅議剿法也而非情也議贖議功情也而非法也請於　皇上所謂

量酌情法者而平心以定議則罪大惡極如楊應龍萬無可使復居民上者褫其冠裳解其職任禁之私宅待以不死使不得干與該司之事而其子之繼襲亦未有仍其爵土之理權其功罪量爲貶削但使不失楊氏相傳之舊而少得永其世官之延若爲其子者知所懲創克蓋前愆舉先人違制殃民之事盡洗之十年之内仍許該司官民保奏復其原職倘或父子濟惡不改厥愆踵土司報讎之故習以傷殘百姓則問罪興師斷在不赦如此庶足以泄神人之積憤

足以彰　朝廷之恩威而所謂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者意在斯乎不然徒以剿撫之說兩相持而勘案不決臣恐上下相殘不已終必釀成大患非本𤻃之疑畏而生叛心必播民之積怨而相屠戮當是時也雖欲不用兵不可得也此臣一念杞憂抱之已久因事觸衷故敢畢其愚至於查覆田粮議設兵備諸所善後等事臣與諸臣雖曾具有末議而惡酋反覆不悛迄今勘處未定則後事尚難預計相機而石畫次第而舉行此在兩省撫按自有經世之遠猷安民之長

策非臣所敢僭議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覆議
如果臣言不至大謬轉行川貴兩省速將前招勘明
情罪併四川新　奏復恣暴虐等事速勘會題庶一
方民命蚤得生全而　國家元氣不無少補矣臣愚
幸甚地方幸甚

陳議倭情疏　　　蕭如松

臣試職臺班分當論列深慚疏謭莫報　明時兼以遠隔　留都凡一切軍　國重務動經旬月始得與聞既不能早見於徙薪又不克抒猷於借箸犬馬之心徒切瘝曠之罪何辭近接邸報見遼東軍門趙燿塘報倭賊自四月十七等日陸續起身盡過漢江倭將行長仍覊沈遊擊王子陪臣伴送兩日方纔放回倭儆悉平臣仰天而慶曰倭之平也皆由我皇上霄旰憂勤　神武震疊救援屬國靖亂門庭

薄海蒼生莫不舉手加額共頌　聖天子之一怒

而安天下如此顧倭之罷兵也曾有乞貢之議與邊

將來往訂約一時臺省諸臣反覆論列其不可許之

狀已經部覆奉有　明旨則　皇上何必以通

貢為信之命真與　祖訓所載嚴絕倭貢者前後

同符無容再議但恐倭奴勒期甚迫經略便宜行事

或以許貢促其退兵亦有然者安知倭奴罷兵之後

不以通貢為請乎臣又見諸臣疏中孳孳以行長乞

貢非真為疑間謂關白真能遣使投誠有不甚拒之

者臣則以　朝廷之尊本不以倭之貢不貢爲重輕
顧倭情不可測也邊釁不可開也邊防不可不慎也
臣謹爲　皇上陳之臣聞日本僻在海島凶狡異
常先年假貢狂逞歷有明驗獨賴　廟謨宏遠絕貢
釁以貽天下之安今關白以亡命之徒萌啓疆之念
吞併諸島奄有朝鮮其欲竊犯中原者情形已畢露
矣煩我大兵相持日久未見屈服而在我亦未能制
其死命平壤之師彼雖受挫碧琉之戰猶足相當乃
一旦有乞貢罷兵之約豈眞悔禍朝鮮而盡還其竊

據之土宇人民乎亦豈直歸命　天朝而畏威慕義之恐後乎彼其統數十萬之衆越數千里之遠忽焉犯朝鮮則據王京奪平壤八道盡受荼毒其來何無禁也忽焉過漢江則覊遊擊覊王子陪臣伴送以自衛其去何無梗也其乞貢訂約之言一則曰來遲即便交鋒以決輸贏一則曰少遲則關白提兵再至其言何無忌也以此推倭之罷兵豈遂宴然已哉彼其情固將以朝鮮自我奪之自我棄之棄之可復奪也任意而縱橫乘機而竊發若探囊啟篋無難也其欲

犯中國而阻於進攻之路迫於芻餉之艱得無假之通貢以緩我師而徐以肆其復逞之計乎有如倭之奉表來也不察其彼而輕許之匪惟頒之約束彼必不守定之期限彼必不遵其來也以獻納爲名而要厚賞索厚幣無以厭其非分之望其去也以狂逞爲快而掠居民擾傳舍難以止其刦奪之謀甚至來往中國漫無禁忌覘我之動靜卜我之虛實熟我地形之險易探我士馬之強弱窺我糧餉之盈縮外誘姦豪潛爲鄉導內通邪黨陰爲應援他日必有蹈往轍

而謀不軌者奈何移朝鮮之患為東南之憂樂款貢之名開疆場之釁哉姑無論後日即目前亦深可虞而禦防之策有不容不嚴者蓋倭之據朝鮮也彼有定止則我兵之防倭也猶有定方今倏然而過漢江矣彼譎之性出沒無常聲東擊西為謀叵測況彼兵既去我師將歸四路防倭地方或有聞罷兵而生玩心者如其乘虛而復為朝鮮之犯乎猾虜困憊將無噍類則量留兵將以固我藩籬者不可少也如乘不測而為內地之犯乎登萊保薊關係匪輕則嚴加保

障以固我　畿輔者不可疎也抑或分兵揚帆四
散而爲搶掠之計乎則浙直閩廣之間倭艦在在可
通防守在在宜嚴則戒玩冦以儆踈虞者不可緩也
蓋自有倭郄　罘凡沿海要害之地咸蒙　皇上
留念增官選將益餉添兵所以戒嚴者罔不周悉試
一　申勅之未有不爲　朝廷効死力者苟徒以
倭之乞貢爲憑而不申嚴禦防之令則遠憂近患有
不可勝言者　皇上獨不觀款虜之事乎方貢市
之初行也北虜稽首而稱外藩孰不謂太平景象數

十年來我以厚利悅虜之心虜以和好怠我之志及
虜渝盟卒致邊事大壞極弊不可收拾者則以徒恃
貢市而不修武備之故也殷鑒不遠禍胎宜絕甚不
可弛備倭之策而習和虜之故智矣昔宋仁宗時元
昊遣使納款宋臣韓琦范仲淹等言元昊屢戰屢勝
未有挫屈何故乞和有不可許者三亦有大可防者
三伏望於綢和禦侮之間審實處置爲長久之慮此
言若爲 今日發者臣以方今長久之慮不在乎他
惟於絕遼貢申禦防二者加之意而已臣之議極知

瑣屑無當然憂危之念遠邇皆同涓滴之流江河不擇故敢畢其愚慮惟　聖明採擇焉臣不勝惓惓待　命之至

議兵船獲倭疏

蕭如松 萬曆二十二年五月上

萬曆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臣巡歷大江一帶至蘇州府地方本日據鎮守南直隸江南副總兵官朱文達揭據崇明營領浙兵哨官徐通等報稱本月十三日未時分有大倭船一隻約賊四十餘徒侵犯東吳家沙溝登岸等因到臣臣即牌行該鎮督率官兵相機擒勦去後續據崇明把總陳嘉謨呈報擒獲倭奴并倭船衣布等物緣由前來臣又經批行蘇松常鎮兵備道面審生擒夷犯是否真倭并具確情速詳解

奪隨據帶管兵備糧儲水利道副使韓濟呈稱准吳淞朱副總兵官解到崇明陳把總擒獲倭奴二十一名吳淞把總徐有功擒獲倭奴二名併具手本開具譯審情由又據崇明縣解到倭奴十一名到道看得各倭雖已就擒眞偽尚未分辨隨行蘇州府海防官會同該府掌印官將發來倭賊三十四名吊取通事逐一譯審各倭的係何國人氏或乘風飄突或潛至窺伺或遠來劫掠務究的確具由連人解道以憑覆審轉詳去後今據帶管海防同知應楠呈稱本職遵

依會同本府知府盧大順弔取吳淞陸營通事楊惠來逐一譯審原蒙發下前後擒獲倭奴三十四人俱緘默不肯吐露眞情中有一名失麻哈兒肯言楊惠來譯得哈兒稱係大趾人萬曆十九年四月初四日投充關白名下時有三十餘人與俱每名得安家銀三兩關白封哈兒與小佛郎機國人麻三戈里國人衣水爲三頭目今年五月初三日午時遣船四十二隻出洋在於 中國地方窺探地理以便侵掠適五月十二日一更時分被風飄散沉溺數隻各船俱大

桅用兩木合造計六道惟此船畧小正有桅三道飄至崇明同船者四十二人每人挾倭刀一把或二把遇官兵追趕圍繞且懼鳥銃打來事勢窮促官兵敎以投刀入海只得將刀盡數投入水中見今撈起二把又搜獲倭字數紙中有三紙即　中國兵單之類其二紙紀船數及時日占風之畧又麻布數捲稱係關白給賞以備衣服之用四十二船出洋約共二千二百人今未知飄在何處又稱關白造船新舊約有千艘去年沉沒二百隻尚存八百餘艘趂今歲大利

欲整兵入犯但遼陽北直山東等處投入人多道路
俱已周知惟浙直地方險要尚未明白且欲棄拋朝
鮮另圖他處故遣各賊偵探約以速速回報惟照夷
情叵測入犯虛實固未可知而通事一人各夷語言
恐亦未易辨但其所操者倭船所佩者倭刀所衣者
倭服而所吐露者皆時事又適獲於汛期雖髮之已
薙若與倭首稍別然據失麻哈兒所供諸所同册者
皆由各島投入關白部下欲潛入　中國故令薙髮
耳等因呈解到道據此該本道覆審得三十四名仍

緘口不言據通使楊惠來譯稱名失麻哈兒吐說情與該府所審相同及查驗衣服簪物俱係異式倭字數幅皆係異文只書尾寫大明萬曆十九年及二十年月日敬白等字內有一紙中畫一圈有三字譯出係日本國字樣又審出二名麻三衣水與失麻哈兒俱係頭目衆賊見之皆跪不敢同食又令衣水一名言寫出萬曆二十二年等字審稱關白原係中國人故學寫　中國字等因且驗各賊身上刺有字樣各頭髮蓄亦未長爲照擒獲各賊音語不通但據

通事楊惠來譯出各賊供稱俱係各島夷自十九年陸續投入關白部下至今駕船入犯遭風飄流一隻到此致被水陸官兵追趕夾攻各賊勢窮丟撇刀器下水跪拜乞饒因而就擒及譯出夷賊三十四人各有島分係戈里安南西洋大趾小趾大佛郎機小佛郎機等國並各報姓名及投募關白月日前項情由亦已近真緣係擒獲倭夷重事合解親審詳奪等因到臣臣面審夷犯音語難通真情莫測且此方通使止有楊惠來一人據所譯報實與該道府所審無異

雖各夷頟頂有髮比之倭形稍別而所供原係各島夷人挾兵闌自聽其開洋窺探之情歷有可據臣不意狡倭陽爲乞封請貢而陰行窺伺以圖內犯若此除生擒夷犯三十四人容臣會同撫按二臣各加譯審另行差官押解赴京多取通事悉譯確情聽
皇上處分外惟是地方戒嚴之際　廷議紛紜之時若倭夷入犯信息一傳　京師未必不厪　皇上
南顧之念臣是以不敢不報又不敢稍遲而併以一得之見上瀆　天聽乞　賜垂納焉夫自闌自

兼併諸島侵犯朝鮮我　皇上赫然震怒命將徂
征特遣經略往任其事宋應昌以失策發歸顧養謙
以夙望遣代所期固我藩籬奠我　社稷安我生
靈者備極焦勞　大聖人之所作為天下臣民共
仰之矣孰謂東征寡謀惟議封貢應昌開其端養謙
踵其弊樞臣石星且偏聽而力主之不思　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夫封者自上錫之貢者自下享之若使
倭夷真心歸化別無可虞不惟以此示羈縻之術而
且以彰　國家一統無外之盛誰曰不可乃關白原

無利于封而徒欲假貢市以入我封疆謀爲不軌此
無論有識者洞燭其姦卽三尺童子皆知其狡何三
臣漫無遠慮而惟聽細人沈惟敬之言以圖結局所
議入貢倭奴多至百人令地方聞之寒心此其運籌
寡策决勝之謀在前臺省諸臣疏中已各悉之臣不
復贅以傷雅道惟取顧養謙請封貢之疏與今各夷
犯所供倭情反覆叅詳則覺養謙之信倭太深而謀
國尚有未周者夫自古人臣之効忠於君不曰欲至
萬年則曰久安長治其所期望何遠也今養謙力主

封貢而但求苟十年之安且藉口目前兵寡餉少不得不然不知十年亦瞬息間耳此後將坐待其變而不之圖乎矧其箝阻公議而啓皇上移怒於倡言遠計之人要挾廷論而冀輔臣操權于許封並貢之說至欲姑緩會議先請卜筮是又未諳乎詢謀僉同而後龜筮協從之序也臣於邸報中見石星顧養謙每議封貢願以身擔願以死爭亦若堅於爲國謀者不知國家大事原非偏執之心所可任譬之民間有百鈞之力者而後可爲人舉百鈞之重有

千金之産者而後可爲人擔千金之約今二臣果自度其長有此身長有此位而 國家可恃以討永久乎設或事僨而追論始事之人雖以百身贖之竟無益矣今據擒獲夷犯所供閩白新舊造船除沉没者尚有八百餘艘欲以今歲大利整兵入犯且稱遼陽北直山東等處投入人多道路周知惟浙直地方險易未明先遣各賊偵探則知狡倭包藏禍心順逆罔定目前即欲内犯何能羈縻十年所謂不許封貢固來即許封貢亦來原不可恃以爲安者臣今不敢妄

意於戰勝攻取之利以上窮兵黷武之策惟在守我信地整我器械練我士卒備我粮餉以靜待動以逸待勞以飽待饑與地方各道將領共圖所以禦之凡有入犯者相機擒勦云耳矧今遼陽山東閩廣浙直一路沿海地方各有重兵扼塞可資備禦而養謙又謂倭奴不滿五萬隔以大海其來不易若使各地方文武將吏果能整兵備防或亦可保無虞獨奈何畏倭太甚徇倭太過而封貢併許以起釁端也夫當此倭情匈匈衆議紛紛所為 皇上分猷共念以定

國是則賴有言事之臣任事之臣與主事之臣在也言事者臺省官也軍國利害凡有風聞皆得隨事直陳以備採摘原與任事者無妨任事者職守官也鞠躬盡瘁爲所當爲是非得失一切聽之公議原與言事者無礙主事者輔臣與各部院大臣責也定大事決大疑惟在虛心評斷爲　國家求一當以免天下萬世之譏原與言事任事者無狥此三者各舉其職而天下事不難理矣戶星顧養謙原係才望之臣其力主討貢者不過厭用兵之日久覬目前之近效而

不知倭情狡猾不可盡信若能改心易慮殫力竭忠
則後效尚可期望臣願 皇上采公議 嚴責
成而又時 召二三輔臣商議安攘之畧以爲萬
年計慮仍 速行申飭顧養謙以倭情狡猾無輕
許約亟宣 朝廷之威德勿踵宋應昌之故智如
一鼓而前令釜山之倭盡歸海島則當論功以行封
爵之賞其朝鮮君臣亦宜整備兵餉嚴爲禦防不可
專諉責於他人 皇上仍念屬國殘破之後少加
優恤慰其所請勿使離心以自撤藩籬以盡棄前功

庶幾醜爾倭夷明知　朝廷意向不肯曲徇而褫魄
寘伏亦自有日不然臣不知其所終也臣於上年六
月因倭警報平曾上倭情叵測一疏謂倭奴退還平
壤此必宋應昌許貢致然儻其奉表而來終當謝絕
已蒙　明旨下部雖其說竟爲空譚而其事已盡
如臣之所料乃今生擒夷犯審出倭情則臣一念犬
馬之忱又有不容默默者伏乞　勑下部院覆加
查議如果臣言不謬併　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
幸甚

巡江改移將領疏　朱吾弼 萬曆二十八年十一月上

臣竊惟沿江濱海之地內拱　留都外鄰倭島順風揚帆變生叵測故自倭寇內訌以來防禦至嚴至密特設巡視按臣比於邊鎮誠重之也臣最迂庸謬叨任使查覈是懼駑竭以趨蘄於江恬海靖盜息民安臣不敢苟焉祇循故事自惟責在江海一帶南抵金山北抵狼山巡覽一周凡地勢要害將吏職否行伍虛實閭閻甘苦大都得其梗槩臣悉心博諮詳度據所見聞有不得不少變更為久安長治計者江以南

則常鎮叅將當移於永生洲江以北則瓜洲操練當併於儀眞守備皆隨宜因便官省而防益固權一而備益嚴不勞處置有裨地方議合道府之公非臣臆見之私不敢不亟爲　皇上陳之臣查得常鎮叅將之設自萬曆貳拾陸年倭警左僉都御史　陳任操江時所　題以京口爲漕運咽喉　留都門戶請設叅將特鎮重地慮誠周策誠善矣而永生洲橫亘長江之表正海舟入江咽喉又爲京口門戶南控孟河北望周家橋近設把總統兵壹千巡徼緝詰盜

賊屏跡所謂江上函谷塞以丸泥者但永生去京口纔八十里京口去　留都百八十里而　留都出句曲雲陽以達永生亦纔百八十餘里於　留都並爲門戶京口譬之儀門永生直頭門耳華任參將錢世禎曾謂京口應酬有妨團練欲請移近江地面未果是移京口參將於永生洲與原設初意實不相悖且京口對江有瓜洲鎮兵勢犄角金焦二山逶列上下奚翅戶內鎮江府縣有守有令昔人謂得一良守勝兵萬人得一良令勝兵千人匪永生洲專倚將領者

矧永生洲南北要害之衝付一把總事權既輕彈壓自難雖有會哨之法萬一有警南北相持不相顧援孤懸可虞非鎮以參將得統屬之安能如臂指相使無掣肘耶故移京口參將於永生洲而裁其把總於勢甚便於計尤出萬全者惟常鎮參將專屬江南乃永生洲把總則南北兼屬合無即改常鎮參將曰永生洲參將其南北兼屬如舊其南之屬隸參府者亦如舊特於江北附近取周家橋把總信地隸之以便調度參將移駐於洲其陸營總練官不得復爲本參

中軍應就本洲南北之兵各分設總練官一員遂充
本參中軍官其本參廩糧公費各項仍照舊資給於
常鎮二府則官無增費江有重鎮京口之鎖鑰未有
固於此者第見任參將李金久以病告杜門半歲慰
留弗能雖勲名素著難任其去當暫聽離任調理赴
部另補相應地方而永生洲草昧開創始於把總張
守禮本官勞竭披萊功高闢地士卒傾心其廉愛道
府交口其技能撫輯洲民袪除江盜不愧將材者或
量加遊擊將軍職銜使管永生洲參將事庶新締孤

嶼士卒迎送無煩本官感激思奮 臣 與道府爲地方計便以 請此之 特恩出自 上裁非 臣所敢與也 臣 又查得瓜洲與京口相望亦漕運咽喉留都門戶稱重鎮者先年額設軍舍八十名統以揚州衛指揮一員未有兵也有兵自嘉靖倭奴入犯始故築城置閘添設江防同知坐鎮專城益以水陸兵壯軍舍共一千二百四十餘名并戰船馬匹考選指揮一員管理名曰衛總夫衛總爲各衛指揮皆紈絝之子多招物議間有一二好者雖謹守常職鮮讀父書

罔知兵法又與卒伍生同郡里或相識狎易來誘脅更替弗常朝受事而夕報罷者有矣以致操練無素行伍不整倕同兒戲糧餉虛糜臣與揚州海防道臣陳璧共閱視訪之今查瓜儀一水相距四十里耳信地雖分兵勢聯絡儀眞守備往來操練溯游而下溯洄而上俄頃之力矧守備奉
勑於瓜洲鎭原有統轄協守之責臣謂兵不訓練與無兵同守備官由薦推陞必習陣勢閑韜略而見任守備陳濱材智謀勇又上將之雄者所統儀兵不過六百餘合無將該

備改爲瓜儀守備責之兼管瓜儀二營水陸兵馬時
當操練半月住儀眞半月住瓜洲親爲指畫教習授
瓜儀二衛總以營陣壁壘之圖步伐止齊之法群水
陸之士卒居焉如守行焉如戰安常則往來督率訓
練遇警則彼此調集策應庶將爲有能之將兵爲有
制之兵瓜營不爲虛設京口且恃無恐而稽其勤惰
核其糧餉查理其士馬器械仍悉聽之江防同知則
文臣武將交相振勵交相効忠卒伍有不精鋭者必
無之理也臣於地方矢心竭力計利籌害可陳者不

此二議或議未僉同或思未周悉姑需得當報
命以　請而貳議喫緊江防切關職掌輒敢冒昧仰
瀆　天聽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下部院移
咨南京操江都御史會同江南北巡撫兩都御史巡
按兩御史再加酌議停妥請　旨下部院覆議施
行准改常鎮叅將為永生洲叅將見任叅將季金病
難遽出聽其離任調理赴部推補别用永生洲把總
張守禮量加職銜管本洲叅將事儀真守備改為瓜
儀守備付以兩營操練將永生洲瓜洲鎮隱然有虎

豹在山之勢海孽絕跡江上倭奴畏威海外京口門戶留都堂奥若泰山而四維之矣臣無任懇切皇恐待命之至